

清俞曲園著

茶香室叢鈔

第十四冊

進步書局校印

茶香室三鈔卷十五

清 德清俞樾著

天才人才鬼才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為人才。絕李賀為鬼才。絕。

按世人但傳宋景文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之說。不知有此說也。

詩有十勢

唐齊己風騷旨格云。詩有十勢。獅子返擲勢。猛虎踞林勢。丹鳳銜珠勢。毒龍顧尾勢。孤雁失羣勢。洪河側掌勢。龍鳳交吟勢。猛虎投澗勢。龍潛巨浸勢。鯨吞巨海勢。按十勢之名甚奇。每一勢下。各引詩一聯。然亦不甚可曉。

律詩首句落句可失韻

國朝章大來偁陽襍錄云。律詩首句失韻。為入羣孤雁。落句失韻。為出羣孤雁。今人祇解首句耳。阮亭先生姑蘇懷古詩。末句胥字。正此律。

杜詩用寵光點注字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杜詩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寵光點注。唐時

有此二語。施之官職選授。寵光者特恩之意。點注者注授之意。今本訛作點綴。何嘗嚼蠟。

杜詩愈瘧法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杜子美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療瘧法。對日握棗書此十字於空中。仍喻日氣一口吹棗上。不換手。以啖病者。輒愈。

按杜詩愈瘧。人知有子璋髑髏之句。不知有此。但未知驗否。

杜詩漫興之誤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杜子美集有漫興五絕九首。又七言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渾漫興者。言即景口占。率意而作也。其後蘇子瞻黃魯直楊廷秀諸公。皆襲用之。押入語韻。陰時夫輯韻府羣玉。亦采入語韻。蓋自元以前。無有讀作漫興者。迨楊廉夫作漫興七首。妄謂學杜者。必先得其性情語言。而後可。得其性情語言。必自其漫興始。而其弟子吳復見心從而傳會之。注云。漫興者。老杜在浣花溪之所作也。自廉夫詩出。而世之人遂盡改杜集之舊。易興為興矣。首沿其誤者。張孟兼也。

按此說冷齋夜話已發之則誤不自楊始。余有山中漫興四首。或猶疑漫興之誤也。

太白集桃李園應作桃花園

國朝葉廷琯吹網錄云。康熙末年。吳門繆白芑武子。重刊李翰林集三十卷。自題云。得崑山徐氏所藏臨川晏處善本。重加校正。春夜宴桃李園序。繆本集首目錄作春夜宴桃花園序。卷首子目及文前標目並同。序中亦云會桃花之芳園。前後四處皆作桃花。不作桃李。原注云。唐文粹選此序亦作桃花。

韓愈直諫表

宋陳元觀歲時廣記云。韓愈直諫表。近聞七月十五日。幸安國寺。禮空王。以為崇福施信。示天下仁心。

按此表韓集所無。不知見於何書。

施肩吾詩辟山魃

蜀何光遠鑒戒錄云。施肩吾及第游南楚。楚多山魃為患。俗號聖者是時亦來館穀。攪擾施君。施君當風一詠。於是屏跡。詩曰。山魃本是伍家奴。何事今為聖者呼。小鬼

不須乖去就。國家才子號肩吾。

按詩不佳。正堪嚇鬼耳。伍家奴事未詳。

項斯詩不足觀

宋無名氏道山清話云。余少時常與文潛。在館中。因看隋唐嘉話。見楊祭酒贈項斯詩。因問諸公。唐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必不足觀。楊君詩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類也。

按到處逢人說項斯一語。至今猶膾炙人口。不謂宋時有此一段議論。

高梁柳范

國朝王士禎香祖筆記云。宋初文士稱高梁柳范。謂高錫。梁周翰。柳開。范杲也。在劉楊之前。而人多不知。

按宋史梁周翰傳。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瀟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則皆名見正史者。

滕元發陳情表

宋王銍四六話云。滕元發光祿。受知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荆公不合。遂出

為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謫知池安二州。既罷安州。許朝見至國門。又中飛語。再謫知筠州。先子實公之客。是時在京師。託撰陳情表。先子為公草之。自注云。先子為滕作陳情表。手簡尚在今。誤印在東坡市本文內。

按今東坡集有代滕甫辨謗乞郡狀。以兩文校之。則從離去左右十有餘年以後。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以前。三百數十字。絕不相同。疑此文乃王銍之父名素者原本。而東坡改為之。故載入坡集耳。讀其文。自以坡改者為勝。

東坡和梅宛陵詩

國朝王士禎香祖筆記云。陳晉州士業云。陸務觀梅宛陵集序。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坡公又有和梅之作。今集中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

蜀音押韻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魯直在戎州。作樂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予在蜀見其稿。今俗本改笛為曲。以協韻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韻。及居蜀久。乃知瀘州間。謂笛為曲。故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

按余於續鈔十四載。閱音押韻事。今又記此。然則顧亭林謂毛詩有以方音協韻者。如小戎之參。與中。七月之陰與沖。公劉之飲與宗等類。亦未始無見也。

老學庵筆記又云。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如閩音訛高字。則謂高為歌。謂勞為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為姜。謂經為稽。余謂此皆雙聲也。

押於字韻

宋蘇籀樂城遺言云。公言場屋之敝。曰昔南省賦題。官韻於字。舉子程文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韻又同者。或曰何以更加於。大抵場屋多此類也。

按於字韻。固不易押。東坡濁醪有妙理賦。古者晤語。必旅之於。雖用經語。亦殊未順。此字除商於地名。白於山名。及太元經白舌於於。孔北海書之舉杯相於外。竟無可押。或用林於字。然今韻又自有筭字。林於宜作筭筭矣。

梅花詩忌

宋周密齊東野語載玉照堂梅品。有花憎疾十四條。內一條云。作詩用調羹驛使事。又有花屈辱十二條。內有一條云。與麝婢命名。

按此條。亦人所易犯。宜共戒之。

七字對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東坡出牧錢唐。道由毘陵之洛社。孫仲益方七八歲。立於岸側。東坡望見。奇之。詢所學。方為七字對。與之題云。衡茅稚子。瑤璣器。仲益隨聲應之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大加歎賞。後果為斯文之主盟。

按此知課小兒屬對。古人固有此法也。

新志又云。東坡元祐四年。自禁林出牧杭州。仲益以辛酉生。是年八歲矣。宋謝伋四六談塵云。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

柱銘

明張公瑯嬛文集有柱銘鈔。自序云。昔人未有以柱對傳者。傳之自文長始。昔人未有以柱對刻之文集者。刻之自余刻文長之逸稿始。鴻寶倪太史柱對。有妙過文長者。而不及文長之多。則余之學文長而不及者。又何取乎其多邪。

按今人刻楹聯入集中。此其濫觴。然但知為楹聯。莫知為柱銘矣。

甲賦

國朝周中孚鄭堂札記云。唐人稱應試之賦為甲賦。蓋因令甲所頒。故有此稱。以別

於居恒所作古賦皇甫持正所謂即為甲賦不得不作聲病文也

屏風兒

宋周必大玉堂雜記云內制名色不一。偶直時。或未詳其體式。故凡詞頭之下者。院吏必以片紙錄舊作於前。謂之屏風兒。國初陶穀謂一生依本畫葫蘆。殆謂是邪。

一言至十五言詩

蜀何光遠鑒戒錄云。杜先生光庭吟一言至十五言。紀道德懷古今兩篇。可謂大製紀道德云。道德清虛元默。生帝先。為聖則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至德本無為。人中多自惑。在洗心而息慮。亦知白而守黑。百姓日用而不知。上士勤行而必克。既鼓鑄於乾坤品物。信充伋乎東西南北。三皇高拱。今任以自然。五帝垂衣。今修之不惑。以心體之者。為四海之主。以身率之者。為萬夫之特。有皓齒青娥者。為伐命之斧。蘊奇謀廣智者。為盜國之賊。曾未若軒后順風。今清靜自化。曾未若皐陶邁種。今溫恭允塞。故可以越圓清方濁。今不始不終。何止乎居九流五常。今理家理國。豈不聞乎天地於道德也。无以清寧。豈不聞乎道德於天地也。有踰繩墨。語不云乎。仲尼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所以垂萬古歷百王。不敢離之於頃刻。懷古今云。古人感事傷心。驚得

喪歎浮沈風驅寒暑川注光陰始銜朱顏麗俄悲白髮侵嗟四豪之不返痛七貴以難尋夸父興懷於落照田文起怨於鳴琴雁足悽涼兮傳恨緒鳳臺寂寞兮有遺音朔漠幽囚兮天長地久瀟湘隔別兮水闊煙深誰能絕聖賢殮之餌虎誰能含光遁世鍊石燒金君不見屈大夫紉蘭而發諫君不見賈太傅忌鵬而愁吟君不見四皓避秦義義戀商嶺君不見二疏辭漢飄飄歸故林胡為乎冒進貪名踐危塗與傾轍胡為乎護權恃寵顧華飾與彫簪我所以思抗跡忘機用虛元為師範吾所以思去奢滅慾保道德為規箴不能勞神儆蘇子張生兮干時而縱辯不能勞神儆楊朱墨翟兮揮涕以沾襟

按趙甌北陔餘叢考言古今詩體至十一言而止不知有此二篇也然此二篇實亦不佳多用虛字襯貼雖至二十餘言亦復何難

元旦除夕詩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薛岡字千仞鄞人有天爵堂集李杲堂云千仞年八十集其平生元旦除夕詩為一卷起萬曆庚辰至崇禎庚辰身為太平詞客六十年名重天下亦盛事也

韓莊敏論舉業

宋無名氏道山清話云。韓莊敏一日來予子弟讀書堂。徧觀子姪程課。喜甚。謂門客曰。舉業只須做到這箇地位。有命時儘可及第。自此當令日日講五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

按日知錄云。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為舉人之式。又云。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今觀道山清話。則知宋時所謂程文。其始本是家塾程課之文。後以取中士子所作為程文。後又以考試官所作為程文。非其初矣。

嘗謂今夫

元倪士毅作義要訣云。舊義多用嘗謂二字作原題起語。今夫二字作大講起語。按此知今時文起講。用嘗謂今夫字。乃宋元經義舊格也。

守口如餅二語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富鄭公有守口如餅。防意如城之語。見梁武懺六卷。不知本出

何經

芝草無根二語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云。予太和初。從事浙西贊皇幕中。公語及國朝詞人優劣。云。世人言靈芝無根。醴泉無源。張曲江著詞也。蓋取虞翻與弟求婚書。徒以芝草為靈芝耳。予後得虞翻集。果如公言。

按此語。至今猶熟於人口。然莫能詳其所出也。

景炎詔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景炎末造。狼狽海上。固無暇文物典章矣。然詔語亦或有可觀者。有云。雖鳥獸之跡。不無交中國之時。然馬牛其風。何嘗及南海之遠。又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豈今年不戰。來年不征。不知何人筆也。

按海上崎嶇。尚掉弄文墨。可笑亦可憫矣。

戚少保詩集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戚繼光字元敬。撰有紀効新書。練兵實紀。論者比之孫吳韓白。軍中有暇。輒與文士接席賦詩。集名止止稿。曰。愚。愚。經曰。夢夢。是亦好奇矣。

七人聯句詩記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楊君謙循古七人聯句詩記為夜雨詩共二十一韻記中並七人叙坐之次亦詳書之而復列一圖於後王古直徐東夫南面坐陳一夔王存敬北面坐侯公繩左邊側坐趙東夫右邊側坐楊君謙為主人坐侯公繩下一展帖間當日情景宛然在面六人皆官而古直老人以隱者野服居首席

詩賈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黃徽字季美杭州人為閩賈沈翁贅婿繼其業有穀音集何侍郎稱孝為作詩賈傳其略曰唐人以詩名桑門閨秀皆進乎技賈人缺焉季美詩不妨賈賈不揜詩遂無前人其賞譽如此

又按靜志居詩話云明以賈客而稱詩者衆矣若歙州之鄭作程誥龍游之童珮皆賈也然鄭程皆受學於李空同童執經於歸太僕則不得以賈人目之

畢著詩不應入 國朝詩選

國朝禮親王肅亭續錄云沈歸愚選國朝詩別裁純皇帝命內廷詞臣刪定然如閨秀畢著紀事詩乃崇德癸未饒餘親王伐明自薊州入邊其父戰死故詩有薊

邱語非死流寇難也。當其時海宇未一。不妨屬辭憤激。歸愚選入已失檢點。內廷諸公仍其紕繆。此與高輅續綱目。滁州之戰書明太祖為賊兵同一笑柄。

南國俞氏文錄

國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譜。謀類有南國俞氏文錄。不注冊數。不知何地何人也。因涉吾宗。故記此俟考。

德清盧政議詩

宋姚寬西溪叢話云。青衫白髮老參軍。旋羅黃梁買酒罇。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上人門。此詩膾炙人口。不知誰作。見施僉判德權云。乃德清人法源之祖。盧政議詩更有一絕。十月都門風薄衣。搗砧聲裏雁南飛。野人不識長安樂。且趁鱸魚一棹肥。

按此公吾鄉人也。今無知者。故識於此。當檢邑志。

張文端代王文簡作詩

國朝禮親王昭棟嘯亭錄云。王文簡公士禎詩名重於當時。浮沉粉署。張文端公英時值南書房。代為延譽。仁皇帝召入面試。漁洋詩思本遲滯。加以部曹小臣乍

觀天顏戰慄不能成一字。文端代作詩草。撮為墨丸。置案側。漁洋得以完卷。因改官詞林。得至高位。漁洋感激文端終身。曰是日微張某。余作曳白人矣。

按此事未知信否。

王阮亭三綠

國朝龔煒棠林筆談云。王阮亭詞有春水平颿綠。夢裏江南綠。新婦磯頭煙水綠。邵程村曰。昔應子和名三紅秀才。今不當稱三綠邪。

金毛獅子賦

國朝龔煒棠林筆談云。婁東王氏以猴山先生為最少。時歲試襍一梵語。學使震其名。不敢遽第下等。覆試題出。今茅塞子之心句。先生誤聽為作金毛獅子賦一篇詞甚藻麗。時年十四耳。天才也。

袁子才江賦

國朝禮親王昭棟嘯亭禱錄云。黃文襄督兩江。袁為屬員。黃曰。子號子才。以才子自命。歟。曰然。黃曰。然則命汝頃刻為文可乎。先生請命題。黃厲聲曰。江賦。請限字。曰一萬。請限時。曰三時。先生研墨濡毫。凡奇誕字。盡加水旁。須臾而就。公故武夫。因傾倒。

曰汝果名不過實也

按此隨園軼事人所不知江賦亦不傳

詠息夫人詩

國朝徐承烈燕居瑣語云明末一巨公與泰州鄧孝威漢儀善明亡孝威諷其殉節不從人本朝仍為顯官後孝威游楚歸巨公索閱近作中有題息夫人廟一首云楚宮慵掃黛眉新祇自無言對暮春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巨公愀然廢卷而起入內遽患心痛卒蓋愧心一萌神氣飄忽四散也

按千古艱難二句至今人人能誦之然莫知作者姓名且亦不知有此事

茶香室三鈔卷十五終